



象山脚下的歌

文石新民

机器的隆隆声,汽车的轰鸣声,火车的汽笛声,还有工人们肩扛、手拉的劳动号子声,汇编成音律丰富、热情奔放的一首首劳动交响曲,时时回荡在象山脚下的大地上。

上个世纪七十年代,一批批来自学校、农村、部队的学生、农民、退伍军人,满怀激情,先后从四面八方,汇集到扬子江畔,象山脚下,一个个穿上了崭新的工作服,成为这片热土上的劳动大军。在“大力发展工业,振兴地方经济”的形势下,镇江焦化厂诞生了。刚建成的高耸入云的烟囱、一条条土公路、一个个芦席棚、正在吊装的一台台高大的罐塔管道,还有厂区内长着野草正待开发的大片荒地,便是工厂最初的景象。风华正茂的千百名工人,挥锹挖土、搬运石块、拖着小板车,你追我赶,满头大汗地奔跑在厂区各处。一个个年轻人,浑身像有使不完的劲,不知疲倦地在工地上、车间里、煤场上,紧张忙碌着。

道路旁的法桐树上,一只只喜鹊欢快地叫个不停,似乎预示着有喜讯。果不其然,1970年3月21日,我们迎来了具有重大意义的时刻。这天下午,风和日丽,到处一派喜气洋洋,我厂历时两年多的艰苦奋战,第一座焦炉正式投产了,眼见着一车一车热气腾腾的焦炭堆满了场地,厂区高音喇叭里激昂的乐曲,工人们的欢呼声、掌声,响彻厂区上空,全厂干部职工欢欣鼓舞。这一天,是我们工厂历史上的里程碑。从此,沉睡了千百年的象山大地,有了古城镇江第一家大型地方国有焦化企业。

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。人人鼓足干劲,全身心投入到工厂的基本建设和生产之中。2000多名劳动者,每日里,脚踏实地,出力流汗,有的在露天岗位操作大型设备;有的在挖沟填土,突击施工;有的在搬运器材,安装设备。短短几年之中,一座又一座焦炉,相继建成投产。不久,我厂的铁路专用线、专用码头、煤气外供管网等重要设施也先后建成使用。改革开放的强劲东风,吹遍了城乡大地,在加快现代化建设的上世纪八十年代,我们厂积极创新,首开先河,自主研发生产出了闻名全国的优质铸造焦、煅烧石油焦等新产品,填补了国内行业的技术空白,大批产品开始走向国门,先后出口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。“镇江焦”,成为享誉国内外的品牌产品和一张亮丽名片。同时,企业的产能在扩大,经济效益大幅增长,工厂呈现欣欣向荣、蒸蒸日上的良好势头。一个个科研成果、一项项重大技改项目的实施,无不凝聚着每一位劳动者的心血。

那是一个人人奉献的时代。气势昂扬的歌曲,每天在厂区内唱响,传遍每个角落。那豪

迈的歌声,激荡心灵,鼓舞斗志,增强了我们战胜一切困难的信心。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,我们比学赶帮,争先创优,一个个干得热火朝天。这支劳动大军中的党员、团员与众多热血青年,踊跃参加青年突击队,抗洪抢险,抢运设备,修堤筑坝等,哪里最危险,最需要,最困难,我们就毫不犹豫地奔向哪里;“知识就是力量”,我们参加文化补习班、成人自学考试和一场场专业技术培训,夯实了文化基础,丰富了知识,增强了自信和创新能力,开展了大量技术改造和革新;我们还参加工厂业余理论学习小组,学习哲学、历史和时事政治,扩大了视野,提升了思想素质,学会用辩证法去认识问题。学习雷锋、王进喜、焦裕禄等先进人物,思想深受教育;积极参加各项文化体育活动,陶冶了情操。多年来,在厂党、团组织的关怀下,在工人师傅们的言传身教下,培养了我们吃苦耐劳、艰苦朴素和爱岗敬业的作风,成为有理想、有追求、讲团结、讲奉献的新一代焦化工人。

那是一首永恒的劳动者之歌。几十个春秋之中,分布在全厂十多个车间160多个生产岗位的劳动者们,干一行、爱一行、钻一行,为企业做大做强和高质量发展,默默发光发热。历经长期的实践锻炼,一大批富有朝气、各有专长、有担当的优秀员工,成为了生产技术骨干。有的担任了班组长,工段长和车间主任;有的选拔到管理处室和厂级领导岗位,成为工厂生产经营的中坚力量。每当年底,工厂俱乐部锣鼓喧天,鞭炮齐鸣,一位位胸戴大红花,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工作者、企业标兵,走上主席台,手捧立功受奖证书,心情无比激动和振奋。

古老的象山,目睹了这片土地上发生的巨大变化,滔滔不绝的扬子江水,见证了我们的成长。数千名劳动者,用青春的汗水、力量与智慧,创造财富,用我们坚强有力的双手,在工厂大地上书写最为华丽的人生篇章。

五十年火热的工厂生活中的一幕幕往事,恍如昨天,常在脑海中浮现。回顾往事,我深深体会到,只有付出艰辛的劳动,才会有劳动后的成功与喜悦;只有坚持进取创新,才会有人生的美好未来;只有坚定的思想追求和理想信念,才会有勇往直前的精神动力。在漫长的工厂劳动生涯中,我从一名十七岁的青年工人,历经磨炼、发奋努力,成长为一名技术员、工程师、高级工程师和副总工程师,并成为有着坚定信仰的共产党员。拼搏奋斗,青春的汗水,智慧与力量,成为劳动者之歌永恒的主旋律,那么的亲切、悦耳、动人,那歌声久久回荡在象山脚下。



扬中河豚席上珍

文施直东

小岛扬中,得天独厚,岁岁年年,蒙大江之赐,盛产河豚。扬中人品尝长江河豚,应该是有悠久的历史了。

河豚味美;河豚有毒。吃还是不吃?却曾经真的是很为难人的。

我是在扬中长大的,父亲又是烧河豚的能手,所以对河豚的美味,当然有极深的印象。现在身在外地,每到清明节前后,与家人,与朋友论及河豚,照例会作这样的表述:在我一辈子所品尝过的食品中,鲜美程度,绝对没有一样是超过河豚的!

自然条件下生长的河豚有剧毒,已是自古定论。所谓“血麻籽胀眼发花”,误食豚毒,可立即丧命。所以,古代有人极力反对吃河豚。如宋代梅尧臣有句:春洲生荻芽,春岸飞杨花。河豚当是时,贵不数鱼虾。庖煎苟所失(如果有所失误),入喉为镆铍(利剑)。又,范成大《河豚叹》:“一物(指河豚)不登俎(此指厨房),未负将军腹。为口忘计身(考虑自身的生命),饕死何足哭。”他们都是极力反对吃河豚的。

但是,古人也有极力赞赏河豚的。宋人诗词:剩买蒹蒿荻笋,河豚已上渔舟。又:试问荻芽生也未,偏宜。出网河豚美也肥。辛弃疾亦有句:快趁两杯,河豚欲上来。至于美食家大苏那脍炙人口的“蒹蒿遍地芦芽短,正是河豚欲上时”之名句,更是人尽皆知的了。据传,苏轼有一次埋头大啖河豚,喟然叹曰:“据其味,真是消得(值得)一死!”这就是民间所谓的“拼死吃河豚”。

我们小时候在扬中吃的都是长江河豚。其味固极美,其毒亦尤烈。所以,每年往往都能听说,谁谁谁,吃河豚中毒了。美味和剧毒的对立,竟然是这样得到统一,当然令人生畏。但因遭豚毒致死者毕竟是个例,而且其美味之诱惑力实在太大。所以,扬中人照例年年吃河豚,从未中断过。

我近年来很少回扬中,吃河豚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。但是,到了这节令,也还是会很自然地想:正是河豚欲上时了。

记得去年春天,侄女突然来电话:“伯伯,我给你带点河豚吧。”我说:“太麻烦了吧?”她说:“不麻烦。安全也没问题,你放心吃。”第二天,就托朋友顺便将河豚带到我家里来了。红烧,真空包装,解了我的馋。

接着,在镇江工作的外甥,清明假日回扬中祭祖。回到镇江,来电话说:“舅舅,我马上给你送河豚来。”他告诉我,这是早上刚请人制作的,竹笋烧河豚。绝对安全,没问题。

是的。现在吃扬中河豚,安全问题应该是有保障的了。

据统计,扬中从长江捕捞的河豚,1952年为706担。由于种种原因,到1978年,已陡降至8担。现如今,长江河豚已踪影无觅,濒临灭绝。所以,现在市场上出售的河豚,都是人工养殖的,其味虽稍逊于长江天然河豚,但其毒性已极轻微,一般不致对人造成伤害。而且,现在烧河豚的检验和操作过程非常严格,人命关天,不能有丝毫疏忽大意。同时,烹饪者一般都是有资质,有丰富经验的厨师,可以说是十拿九稳的。基于此,这些年来,大致没有听说过有误食豚毒发生事故者。所以,现在吃河豚,基本上不必在吃还是不吃之间纠结了。也因此,每到这节令,饭店、宾馆,吃河豚者盈门,成了扬中的一景。扬中“河豚岛”,几乎是名扬中外了。

几十年了,对于扬中河豚的情结终究是割舍不断的。孩子们的一个“放心吃”,一个“没问题”,令我宽心。当然,也有人一提起吃河豚,便连连摇头,那是另外一回事了。而我想,扬中河豚席上珍,只要有机会,我也还是会继续品尝这人间美味的。